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士大夫之賢在官見不如其去官見何也在官見賢違道于譽者優爲之去官見賢則味得于問而其真乃彰然官有不得不去者有可以去可以無去者不得不去者或遷或黜或以篤老辭人雖思其賢而明知其勢不能留則望絕若可以去可以無去者其過甚微其迹甚公其不當律令處亦甚小人未免思其賢而望其留及至竟去竟不能留而望之之心猶眷然其未絕絕與不絕送者心也與去者無與也雖然使其去官之故誠過

也過雖微其賢自在原不必因其賢而爲之諱若其所
以去官之故非過也卽賢也則不特其在官之時賢不
可沒去官之後賢不可忘而卽其所以去官之故亦當
爲之白其賢於天下今夫誣告者加等越訴者笞此令
甲也憲以示民者古人象魏之義然越訴之憲宜於督
於撫於監司於太守而何以憲於縣之庭蓋一邑中有一
里老有尉有主簿有丞而後有令訴者宜先之里老之
尉之主簿之丞而後之令此古人立法意也令體且然
其上焉者可知在此目伎官犯也督官罪也今之人伎
之督之而自以爲功則何不並革職而廢之故曰爲政
難知政體尤難太守沈衍圃先生爲民訴不理鑣級去

夫民訴理之宜也。縣牒未至而侵責之非政體也。然以爲過則亦無辭。先生治江寧六年，民熙熙然不知有先生及先生去。幼者啼，老者泣，邱然若有所亡。嘻，上之設官所以爲民也。然往往去留之故，多矯拂于民心而爲之。民者必號于上而爭之。曰：若宜留。若宜去。民之權無能爲也。倘上之人又必強其民而脅之。曰：若雖留而汝勿許也。若雖去而汝勿許也。則上之權亦無能爲也。審夫上下交相勝之故，而先生不能已于行矣。民不能已于送矣。那之人歌詩代餞而屬枚先焉。其詞曰：我有亡友號程啓，生先生敬之爲其窮經。我有弟子厥名陶湘先生延之，與論文章兩生窮士顯者所棄先生。

不然曰我之事惟古太守興民育才今無其權敢無其懷抱此區區施于有政難告上官可告孔孟漢守吳公治行第一祇薦賈生他事沒沒又有文翁循吏居首考其本傳一事無有但聞入學擇菜奠酒古人往矣存此高風先生來矣心與古同一朝命駕民送于野或鋟其車或繫其馬有酒盈尊有淚盈把謂余不信請聽歌者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婉難亡于汪氏兩家以爲大戚
凡姍姆餘須厄養輩亦俱走位哭三曲而哀蓋其居恒
制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孚人之深也逾年妹壻楷亭
屬序其詩余不禁欷歔洟涕而爲墨其前行曰嗚呼吾
忍序吾妹也夫吾忍不序吾妹也夫妹爲叔父健磐公
第四女生長粵西余歸叔喪于杭始見妹妹莊妹情慙
從禮而靜心雅憐之不知其能詩也居亡何讀中秋七
夕等作愛其清絕色然而駭亟剏一釵以訥悲之妹竊
喜自負益奮從此以詩名噪于時旣婚汪氏得尊章權
恩前室孤如實出已治家循整廢瘠偏縱罔或勿繩暇

則咿唔聲與鍼黹間作汪故巨族人繁而囂聞妹賢且才爭來窺觀或寄卷冊巧題或呈所作求唱喟削改妹推奩具坐肆意酬答藻思空湧廟不鎖願伏歎有林下風余過揚州視妹妹事余謹甚一浣濯一膏牋必躬辦治知余嗜淖麋雖漏盡歸霜燈熒熒猶蘊火盆孟以俟探刺余少休輒刺起屨捧艸稿出拭几磨墨昧余而笑余戲曰女弟子又索診詩耶應聲曰阿兄之聰也嗚呼此情此景曾幾何時而今不可再矣妹詩淵雅志絜而情深續乎其猶模繡也因念遂古來哲人偉士得一卷書傳後死猶不死妹雖一女子雖死有可傳者存夫復何惜獨是余年届大耋妹年纔三十八耳例以曹大

家爲孟堅續史故事。妹當序余。余不當序。妹乃忽反其
局以相將。天道茫茫。一至于此。嗚呼。命矣夫。

送元藍令牧邳州詩序

吏科給事中方輒川來言曰制軍鄂公其有道者歟攝篆未及稔劾池守王擢上元令藍其於舉錯也當余聞之始知藍君之遷於邳也夫出處士之大端也世有寢兕持虎望之威如而居前居後無足輕軒者比比也有人焉能使人卽其山處以卜其薦之者之賢否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已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南之吏借供張名招克自私藍君獨不然橐袴甘慙非不取之農也必償其直酒澣甕祿非不役夫工也必酬其傭幣純四狹非不貸之紳士也必量其家當是時蹶者趨者翕翕熱者耀其能於上者僉拙君之

所爲不一年襍徭畢乘輿旋民相與述於道官相與議於廷今之所謂賢否者非昔之所謂賢否也且夫藍君亦豈違人情弛王事徒煦煦焉好聲矜賢而已哉不過體聖天子恭儉慈惠之意力用公正先天下而無所於私也夫當野雉燎原時而獨施一障以相蔭民跂跂然趨之者自往而不可休此亦情事之易知者也然使知之者多而能之者又多則藍君不抑於前而賢於今矣下邳土瘠而隣河流亡者頗脫不止鄂公以君薦知君能登上其數藹藹萋萋必有以懷柔之也雖然上山者業已高矣然左右視而巍巍者尚在其前則進而上之無已焉夫人發一言善行一事正則必有善與正

之色應面而至此無他未能忘已故也士君子必能忘其異乎人之已而後能存其同乎人之色記稱禮有摺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易稱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自茅柔之至也邈矣藍君行之哉最之哉邦之人所不能已于君者請爲歌詩書於吾言之後

龔旭開詩序

作詩如鼓琴然心虛則聲和心窒則聲滯未有斯拳膠目佹佹自賢而能學詩者也吾雅遊龔子旭開有年其人俛然而靜禁綏其纓行于途望之者皆知爲詩人余論詩稍背而于所交好者爲尤背以故旭開詩爲汰其七八意方疑旭開之以不聽聽之也亡何旭開端書兩卷來凡余所未取者盡棄之或取而有所商榷者盡易之嗟乎今學者畧識偏旁解韵語便築堅城而自固者比比也旭開于詩深造有年獨能從吾言如轉圜然則吾言之是非余亦未敢深信而旭開宅心之虛美哉淵乎未可量也其詩如琴之和也固宜旭開不專名一家

而布格選調不落唐以後余按周禮調樂以鐘磬爲主作鐘磬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于廂懸諸音皆受鐘磬之均所謂聲應律也至于享宴殿堂無廂懸卽以笛爲鐘磬旭開能以唐詩爲鐘磬爲笛爲均其于鼓吹休明也尚矣因其付梓爲序而先焉使世之人知旭開之心而后讀旭開之詩

送劉廣文入都序

學之士三年而大比學之官六年而秩滿士之舉于大比者百有一二焉官之舉于秩滿者百無一二焉夫官士爲之也爲士而舉易爲官而舉難是何也則獨不見夫學中之士乎翩然蔚然濟濟然雖堙沉而俚者亦各挾策而思上臻其學中之官則肅然頽然窮窮然雖梟俊而銳者亦久于其中而莫克矜奮所以然者國家用。人如倉庾氏之登穀也其美者以供帝之粢盛其次焉者以餼百官養兵而其紅朽而將腐者則又念其本五穀也不忍棄之則始置之于陳陳相因不甚羣權之所學官亦然無權無勢無財而又無所督過故其氣易衰

于是世之人見公卿中岳牧守令中有拜起舒遲者端而言謕而動者爭主振之利而徵于顏者必相詆嬉曰是何其類學官歟于學官中見有襟襪盛服者儻儻利走趨者齒牙鏗鏘能識時務而不泥于古者必震而驚之曰是奚不爲公卿岳牧守令歟嘻學之官所以教天下之爲公卿岳牧守令也而世之人尊彼而紩此乃至于是則官之流弊使然也雖然于無人之地而求其有也難于無人之地而欲掩其有也又難陳奇寶于廟堂人皆曰宜則亦過而忘之矣若置之卑辱與渫之所雖鄉曲儇夫亦必代爲傷屯悼屈而動色相顧此又物理之自然而然而不關乎其遇不遇也農坡劉君官上元學六

年予疑其人浮于官將必速飛今年二月果舉最爲縣令而江南北之任是職者凡百數十人皆莫與焉邪之人爭爲君榮不足以榮君也何也君固公卿牧伯才也匪止一縣令也惟其一糾折于學官間而人乃適適然驚然則是舉也非君之榮乃學官之榮也且夫物之能雄其曹者非止一隅一所而已也旣能雄乎學官之曹之上必能雄乎邑宰之曹之上君之此行也其無所不雄又可知也然而黃老家言固有以捨爲取以退爲進者吾願君自今以往聽其身之日上而心不與焉是則朋友贈言之義而已

東臯詩存序

乾隆庚辰予過東臯邑侯何西舫數稱汪生楚白之才
予心識之而以遽治裝故不獲相訪今大稔矣弟子秦
云亭來手一編曰此汪君所選東臯詩存也汪君死遺
命呈先生且索序且付梓嘻汪君此選將以存東臯詩
耶然汪君存則東臯詩因汪君而存汪君不存則汪君
之名又將藉東臯詩存而存其序與梓也誠不宜緩也
何休曰古者婦人五十無子擇其辨穠伉健者使居民
間采詩故幽隱必達今其法已亡雖有鈞韶異音聽者
一過蕩爲飄風無人焉槩而存之詩寧能自存耶汪君
慨然倣宛雅故事輯而存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亦居東

臯者之幸也惜剖劂未已。賈志以歿而余又相稽于邂逅。不獲一交。譬共捨羣雅。殊嫌人意。然亦豈料。汪君委化時。不瞽亂。不顧妻子。悲泣而轉。以鄙人之弁語爲拳拳。方知韓仲卿稱曹子建。夢中求序定非誕語。而汪君之于是集果如是。之不苟然也。宜表而出之。使後人知之。

襄中丞退思圖序

古名臣未有不抱出世之心而能有高世之功者也。昔人稱謝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猶云晉人風味若唐太師裴晉公則寒寒王臣以身繫天下安危乃園居綠野物外自娛此其心豈真耽江湖忘魏闕哉蓋亦守不以寵利居成功之戒而且以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大往事也倘進之日多退之日少則宜其忠不足而過有餘矣退而靜思非深山邃林其奚居焉襄二知先生開府饒江畫科頭小像雅踞松石間兩僅抱琴一兒子執書侍其旁疊障重岩綿亘莽蒼觀先生圖知先生不愧晉公之裔也今夫鳳皇儀于虞廷騏驥駕于殷輶夫豈

不際隆望聖爲世禎祥哉然其心未嘗不樂烟霄而思山野也惟其能有是心故不繫不繼而用乃益神先生以此意托之于畫若有所慕而未遂者然不知身之所居者迹也心之所存者神也神之所有迹不足以拘之古之人有棲米門若蓬戶者有視伊呂若筦庫者先生于道大行時而能遐思物外不以助業自矜此其胸中早已滌萬物而籠千古矣然則牙旗羽葆皆可作清泉白石觀也呵噦引隍皆可作松風水竹聽也縱天子爲蒼生故不肯以此境賜先生而先生心中之清夷又何嘗終日不在畫中耶若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則未免猶有已之見存而未足爲先生誦也畫之

前未題額畫之中未題詩先生不畀他人先以扇枚先生之意以山水付山人猶之居細旃廣廈間當聞釣韶而之乎蓬蒿廣莫之鄉則必爲野音而后善之也枚不敏其又何辭

汪模廬聖湖詩序

聖湖渟渟然橫于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朝丈夫女子儻儻俟俟咸嬉遊焉躑躅焉羣以爲美而卒不能言之所以美也模廬先生爲詩若干凡嘉卉襍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韵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縷述焉凡聖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卽聖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聖湖之美先生言之矣且盡之矣惟是先生與枚同傍聖湖而生同別聖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爲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枚亦四十有五園田宅舍同具白門想重到

兒時釣弋處。相攜而迭謠。知復何日。蒼蒼在鬢。烟波在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索序于余也。蓋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幽光集序

人能詩。嗜不欲傳其詩。雖然有天焉。未可必也。第梓而行之。公之于天下。而詩人之事畢矣。余交海內詩人。四十年。其詩之已梓者勿論。或未梓而其人存。或雖不存。而其子若孫猶存。則梓之傳之吾何容心焉。惟夫苦吟終身。而且貧且賤。且死且無後。則所矜矜自抱者。豈不如輕風飄雲之澌滅哉。當其賞一句之奇。搜一字之巧。何嘗不妙棄。偶有指千秋以爲期。而一旦溘然付諸不可知之數。易地以思。于余心能無悄悄乎。使敝精自享。原不足以長留天地間。則亦聽其漚沈焉宜矣。而往往不傳之詩。有高出子世所傳之詩之上者。則天之所以。

留後死之人者其意爲何也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間采詩余今年正符此例因取平生所錄亡友詩各加一傳梓而行之取昌黎幽光二字爲其集名嗟乎此集中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余業已不獲過其鄉弔其墓矣而藉此一編閑卷宛然九原若作足慰衰年懷舊之思且使天下人得而讀之知我所集者如是我所未集者尚無窮也則或有繼我而爲採風者

雨亭公子遺稿序

今年春高公子雨亭從京師寄圖來屬其弟潤亭索余題詩圖畫美少年著縑單衣坐松石上心欽遲之以爲公子貴人也而飄飄然有物外之思何超雋乃爾且長安詩人麻集誰不趨公子下風者雨亭不此之求而偏走家書千里外乞言于不肖之身何也居亡何間宮傳有西河之戚心憂之未敢請問又月餘潤亭手一編而泣曰先兄未見所題圖已委化矣然先兄雅好吟詩曾執訊來索予詩與歸愚尚書詩今所存若干慮其零落子爲我序而存焉余讀之麗則清婉想其人深于情者也敦古處者也淡榮利者也嗟乎物必相合也而後相

思銅山鐘鳴。裴賓鐵應。皆以氣相感召者也。雨亭之詩。余一見而愛之。然則余詩之蒙雨亭之求之也。亦宜。昔人云。苟君雖少。後事當託。鍾君子羸老也。半生烟墨。不獲付托于知音。而翩翩公子之詩。反灑老淚。爲之點定。天下事。寧堪測量哉。然歸愚尚書。先雨亭一年而歿。則此時之與雨亭地下。廣歌無疑也。而余猶視息人間。未知何日得遂執鞭之願。悠悠千載。結此心期。生不過盡。上相逢死。不過集中一序。天使我二人之交情如斯而已。則又不如兩不相知之爲殊也。悲夫。

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卽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蘖而瓣，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爲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桑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儻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

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傳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唯駢體爲尤敝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錦摘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于古人偶之者王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爲之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馬端臨志地極博然吐蕃一考不過采唐書舊語而無所發明蓋端臨以宰相子爲儒臣未嘗出塞不能見而知之而兜卒介胄之士又不能磨盾鼻以相助就使有其人而爾時南宋屯危求保一隅尚不可得何暇走荒服以外哉此輿地之學所以必詳于大一統之朝也吐蕃至本朝爲西藏來享來王最爲馴伏蕭公十洲鎮安康五年著西征一錄余讀之不徒嘉其鉤考詳密而兼嘆公之將畧獨偉出于等夷從來著書之道與治兵通治兵者號令其發凡也隊伍其體例也行止其章法也魚麗鵝鶴左孟右孟其目錄也大而至于鳥蛇龍虎

之變細而至于梁麗渠苔鈎梯井竈之微分而省之合而恭之必使部居別自而後可以克敵取勝公輯吐蕃之疆域以至物產方言靡不鱗羅包舉是豈徒矜典博以將軍而爭太史之職哉誠恐小有驛騷則按吾圖籍措而安之無難也乃公竟賣志以卒不能爲帥師之長子銘功勒石唱呼而還又不獲爲輶轡象胥宴舌人而歌槃木得毋有未竟其才之憾乎然吾所悁悁而悲者猶不止是也每見世人著書尺許問其子孫不知卷若干者多矣獨先生子松浦能抱父書來徵吾言以信之于天下其孝足稱也而予於空山水雲間偶展卷觀覺邊笳戍鼓隱現紙上幾欲屬橐鞬賦從軍一証書中之

奇而自搔。白髮則又未嘗不傷其身之老而衰也。序成投筆爲向西長望者久之。

葉書山庶子目下艸序

同試鴻詞科同舉京兆同登進士同入詞館者余平生得二人焉其一爲歸思尚書其一爲書山庶子尚書以詩名而先生以說經聞論者曰說經人多不能詩又曰詩頌聖者難工不知詩卽經也廢歌喜起半頌聖也果能說經而何有于詩果能頌聖而何憂其不工先生著春秋若干卷晚年督學楚黔歸恭逢天子有謁

陵平西東兩大典先生拜手賦詩葉而顏曰日下艸質不過朴麗不傷雅洵足以光揚辭熙昭章元妙因念先生與尚書俱持節俱衡文俱咏卷阿又俱子告回籍以其道傳東南之學者文人遭際晚年益隆余齒最少官

最卑三十年來與先生宦轍乖违通一訊不可得今忽
相依石頭城下春餘夏初花欄水牕時時張飲置具婆
娑文墨先生白髮飄蕭而余亦蒼蒼在鬚丈人遇合晚
年益親然而回首玉堂彼此都如天上自今以往所以
重科名而報國恩者其在數行文字間乎昔也同升翔
翔王路今也同歸咏歌昇平天實爲之非偶然也故承
命爲序而不禁欣然奮筆焉

萬柘坡詩集跋

亡友萬柘坡遺集若干程魚門昵之陳古漁非之二人皆深于詩者也訟而質于余余欲通兩家之意特加點按集中五七古沉摯之思如窮淵泉而縋出之真古豪矣近體索索殊少真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于吾鄉軒材諷說之徒專屏采色聲音鉤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傳殘宋葉魚菽而噉豨苓尤無謂也孫伯符謂公路云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辨論柘坡與余總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聞過而余亦深悔當年不早進規語致留才人未竟之

憾逝者已矣。來者未已。爲抉其瑕。以見其平生之所止。于是也。而大美乃以益彰。且以嚴詩之防而謹其悞。所趨否。則文章公器目論者。謂竟可以好尚異也。其不然矣。

南村唱和詩跋

告子知金陵南村西圃兩同年時來官舍盡西圃蕪湖
人南村蕪湖宰一輩之杭渡江便至而三人者又均以
詞臣改官故相得尤懽予乞病之年爲跋其同舟唱和
詩忽忽三十年都不省記今年南村之子衍杜將板而
行之寄此卷來屬予點定予就其詩考其存歿南村亡
十五年西圃亡七年作序之寶意先生亦亡十年卷內
人無一在者而予當日同官中最少年今亦皤皤六十
翁矣杜少陵所謂老病懷舊生意可知除滅落行間外
尚何餘語惟念衍杜能存先人之詩并能寄先人數千
里外之友而使之共存其詩有子如此可謂賢矣至於

詩之清婉讀者知之無需宣揚而一篇之中往往一則曰隨園再則曰推袁想見當日交情相厚如是而亦若預知我之將爲後死之人也噫

野處堂遺稿跋

徵士綿莊程君將墓枚往助屬引之役其季南耕乎一編泣然曰此先君子所述作也先君子純終領聞有踐繩之節其聲犖大者具諸名公墓表矣惟詩文之多遺嗣章與亡兄懼過佚前人光集僅存者將付于梓子甚文而又與亡兄同辟公府爲加墨簡端似乎誼所不當辭枚受而讀之其理淳其言正幽谷之芳翠于百艸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嘗謂世無無本之學古所傳談遷之史常氏之經皆父學也南耕與其兄以經史分家各有纂著非先生基之者深何以有此然綿莊垂死以此編授南耕南耕年亦七十五矣耳聾目營行圈豚一

猶。幾。墮。而。猶。日。守。父。書。欽。欽。在。抱。鳴。呼。哉。孝。也。亦。庶。幾。
古。之。爲。人。後。者。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篁村題壁記

壬申余北遊見良鄉題壁詩風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
心欽遲之不知何許人和韵墨其後忽忽十餘稔兩詩
俱忘丙戌秋揚州太守勞公來誦壁間句琅琅然曰宗
發宰大興時供張良鄉見店家翁方塘館篁村原倡與
予詩將次就巧宗發愛之苦禁之店翁詭謝曰公命勿
圬是也第少頃制府過見之保無嗔否宗發竊意制府
方公故詩人盍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詩也勿
墮今宗發離北路又四年兩詩之存亡未可知予感勞

公意稽首祝延之。不。意。方。公。以。尊。官。大。府。而。愛。才。若。是。
亟。錄。所。誦。存。集。中。夸。于。人。道。失。物。復。得。然。卒。不。知。篁。村。
爲。何。許。人。今。已。丑。歲。矣。八。月。十。一。日。飲。江。寧。梁。方。伯。所。
客。有。蕭。山。陶。君。者。蒼。髮。淵。雅。傾。衿。談。甚。樂。不。知。卽。篁。村。
也。次。日。來。又。次。日。詩。來。署。名。曰。元。藻。終。不。知。卽。篁。村。也。
弟。子。陳。古。漁。闖。然。入。睇。其。小。印。曰。嚙。陶。篁。村。在。此。耶。余。
聞。之。如。結。解。如。迷。釋。如。天。上。物。隨。適。適。然。起。舞。蓋。古。漁。
耳。篁。村。名。甚。久。而。不。知。余。之。更。先。之。也。今。夫。天。下。大。矣。
方。聞。之。士。衆。矣。邇。近。城。思。付。諸。茫。昧。寧。料。有。承。顏。抗。手。
時。耶。旅。籠。殘。燭。點。刺。無。萬。數。而。此。五。十。八。字。偏。蒙。護。
持。又。寧。料。知。音。之。外。更。有。知。音。耶。相。思。垂。二。十。年。卒。不。

遇。既。遇。復。將。交。臂。失。又。寧。料。有。旁。人。來。無。心。叫。呼。爲。指。
而。明。之。耶。然。方。公。勞。公。俱。已。物。故。而。我。與。篁。村。幸。留。其。
身。以。相。見。則。又。安。得。不。駭。且。賀。而。終。之。以。悲。也。因。憶。平。
生。過。邗。江。寺。壁。愛。若。生。詩。過。金。陵。書。肆。愛。東。亭。詩。二。人。
者。均。不。著。名。氏。均。訪。得。一。爲。蔣。君。士。銓。一。爲。董。君。潮。
求。幾。均。登。甲。科。入。翰。林。與。余。同。史。館。而。若。生。自。西。江。移。
家。來。得。朝。夕。見。甚。狎。東。亭。則。終。不。見。且。死。矣。或。未。必。知。
余。之。拳。拳。其。相。思。也。友。朋。文。字。間。亦。有。遇。有。不。遇。而。况。
其。他。遭。際。哉。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綵垣牖樹之萩于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爲酒肆與臺嚙呶禽鳥厭之不肯姬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

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次牆剪闌易簷。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爲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爲設宦窓。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穀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天闕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吏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君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闔之。

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摔倒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于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覲土脉。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若然。古賢愚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園。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

亭一臺皆得之于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蒔如養民其刈如除惡其創建似開府其浚渠質山如區土宇版章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于已快于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搆思之巧拙皆于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闢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屢笏磬折里讐喧呶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

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諉癸酉七月記

隨園三記

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于嬉也怠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于便也然警者爲之徒鉤鉏析亂而已吾固不然爲之勤遊之勤恆若有所思念計畫以故登登陁陁耳無絕音雖然學之不足精進可也園之不足則必傷于財而累于廉嗚乎可繼乃恍然曰人之無所棄者業之無所成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此非疆宇之有所棄乎夔典樂則棄禮孔子執御則棄射此非學術之有所棄乎天且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孟子亦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于園則然棄其南一樣不施讓雲煙居爲吾

養空遊所棄其寢陔剝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
山起伏不可以墻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
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檠如史公書旁行斜上
而已人壽不如屋吾穿漏波櫺亲屬小子狃猿之杙如
管晏法期于沒身而已不妄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
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屋疏牕而高基
納遠景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短護長以疎彰密以豫畜
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趨爲犒工而恤夫使吾
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盡此治園法也亦
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日無窮耳耶。鼻耶日耶。其欲皆易窮也。日仰而觀俯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良。艮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况于人。閑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閑奧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禪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于行宜。其左翠其上碧。其中多尊罍玉石。甕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倜然以遠。若是者于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賜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牕。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

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靄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差強人意而况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庸次比偶艾殺此地葉者如彼成者如此旣鎮其甞矣夫何加焉年且就衰以農易仕彈琴其中咏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後雖有作者不過洒清之事丹臺之飾何必其無所更也宜爲文紀成功而分疏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

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詣。
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知。大。那。家。計。
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樣。已。足。而。竟。四。記。
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來。過。
之。中。又。有。過。焉。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
治。閑。戲。倣。其。意。爲。隄。爲。井。爲。裡。外。湖。爲。花。港。爲。六。橋。爲。
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日。以。人。功。而。倣。天。造。
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嘻。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
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嘻。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
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

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責之六五曰責於邱園東帛爻爻吝終吉輔嗣註云施飾于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吉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雖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貧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彼世之飾朱門塗白盛者或爲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卽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于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亦可知耳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月

記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
不止嚮晦入宴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寧欲歸葬
古抗慮興機之難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誓宅所以
故將半尤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
義懼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
者余聞往視則小倉山來脉平遠夷曠左右有脈隣岸
雇草樹規摹封以爲塋宰如也因思予有地廿年不知
一旦而知母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于太夫
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
故牆裂安穩得時時除其艸灌其宰樹審諦其墓石予

故貧士幼時先君子幕遊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先君子厝於斯祭於斯奠幽宮于斯父子蓋未嘗一日相離是豈強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倣司空表聖故事爲已生壙將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曠界爲二俾吳日來溝可處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壙尾留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而西有高嶺穿衍而長凡廉從扈養婢姬之亡者聚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乎古人以廬墓爲孝生曠爲達鄰狗馬爲仁余以一園之故暫三善而名焉誠古今來閭局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通乎死生晝夜

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陶氏義莊碑記

古立大宗以餘財歸之有不足者資之於宗後世廢宗法遂有一族而異目相視者然漢之樊重魏之楊椿均能散所有濟族人數世之窮茅未嘗扁表其莊綽楔而書蓋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以爲義也范文正公修其法號曰義莊公之心豈以義自居哉以爲仁事也而義名之然後使吾子孫知如是則義悖是則不義方克踵行勿倦與吾意相終始而天下之大人之心之同必有慕義無窮而奮乎千百世後者潯陽陶氏之遷於吳也距文正公六百年矣族落落大滿不能無寢人子徵仕郎世魁聞范氏之風而悅之其子員外篠尊父志以繼先賢

割沃奮置莊鳩厥宗支振廩同食月會而旬計之吳之人以爲今之陶背之范也今夫江河之大綿亘萬里而世不能無斷港絕潢者非其本支故也若夫岷山之旁流崑崙之條波而淤塞就枯焉人能無憾於江河乎惟其能以九里之澗灌溉百川而江河乃愈增其大然則陶氏之以仁爲富也乃其善於持富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聚卽收之之謂也天下人非財不收而況於本族乎余與篠之子振聲戊午同試京兆別二十二年相見吳下持此顛末屬余爲記余喜故人重逢遽問高義而又私念袁氏族黨零落難收惟徒力有所讓益亦自傷其間之之晚焉

戊子中秋記遊

佳節也勝境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樂也樂過而慮其忘則必假文字以存之古之人皆然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其兒主隨園數烹餚之能于蒸籠首也尤且曰茲物難獨噉就辦治碩安得客余曰姑置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涇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真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趺眉岑曰予四人皆他鄉未攬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屢起趨趨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飢客以柔其口也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峯夾長溪桃麻鋪芬一漁者來道客登大倉山見西

南角爛銀坌湧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壞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曠且周竊念墩不過土一坯耳能使公有遺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靈亦必不捨此而之他也從蛾眉嶺登永慶寺亭則日已落蒼烟四生望瞳園樓臺如障輕容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居其中者之若何樂也還園月大明羹定酒良琨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絕于口以醉席間各分八題以記屬予驥余過來五十三中秋矣幼時不能記長大後無可記今以一彘首故得與羣賢披烟

雲辨古蹟。遂歷歷然。若真可記者。然則人生百年無歲不逢節。無境不逢人。而其間可記者。幾何也。余又以是執筆而悲也。

西磧山莊記

江橙里先生得西磧山莊之次年賦詩八章走幣索予爲記余告之曰凡遊其地而不能忘者心記之勝于筆記之也予遊山莊一稔矣愛其形勝之奇天施地設非人所爲故常置諸心目微子之請方將書梗槩當臥遊而况受主人誼耶莊在吳門鄧尉之西舊號逸園離城七十里極鮮胥鯈稟之饒入其門古梅鋪棻芳樹蔚蔚曲澗巒巒環廬而呈所屬表者有清暉閣有九峰草廬有釣雪槎有鷗外春沙館凡十餘處皆各極其勝而騰嘯嘵爲尤奇臺夷夷畝許西磧山從背起接天蒼蒼然而臨太湖三萬六千頃之烟波浮渺臺下余遊時適

主人程君外出相傳園已售揚州江氏俄而有持蘊火來置竈者詢之果江氏家僮子素知程故高士能詩聞其棄園而駭及聞橙里得之復嫉嫉然喜蓋橙里之才且賢猶夫程君而與予交尤狎于程君故也因思古者楊憲之宅白傅居之蕭復之園王縉居之天子幽渺夐絕之境往往鄭重愛惜必畀諸克稱此居之人轉不若朱門華堂之濫施而無所于靳也雖然學問之道無窮園亦然程君治園之力盡矣故棄園橙里之力有餘故得園然則增榮益觀又安知非天之爲園計而故乃捨舊而新是謀耶經之營之似亦橙里所不宜得已園中亭榭無可改更惟臺旁少屋天風清寒客難久畱得構

數椽其間觀魚龍出沒與縹渺莫釐二峯朝夕拱揖豈
非置身天際哉苟此室成予雖衰所不百舍重趼而再
至者有如此水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三

錢唐袁枚子才

安徽布政司新廨題名記代許公作

凡事之最始者古今人之所屬目者也卽其官非始建之官而官所駐劄之地自某人始則後之人必將考其姓名以鉛其行事本朝分安徽江蘇爲上下江省安徽布政使司駐劄江寧由來舊矣乾隆二十五年

皇上命增設江寧布政司一員歸安徽布政司于安慶縣者分之遠者近之所以廣治化專事權也而松估適爲始駐安徽之布政使司除簿領外一切草創因太守舊署而爲署庫先焉次堂皇次賓館次燕寢署之東因

司馬舊園而爲園栽竹木置亭增岑樓焉登可見龍山
工既成將題石陷壁而不禁悚然曰凡治事者遙而度
之不若近而按之之切也專而謀之不若聚而成之之
善也今有客遊而理家者雖聰強廉察十中八九而無
如身爲寓公終懸揣焉一旦歸家則瓶罍甌盎燦若列
眉然其旁或無尊長之誨示兄弟弟子姓之贊助或雖有
之而非其同居共休戚者則事難就就亦未必盡善安
徽布政使司之駐江寧此客居而治家者也其所接將
軍司道府佐州縣是尊長兄弟子姓之不同居不共休
戚者也天子知之故以安徽官還安徽又使日隣近
其中丞觀察使府佐州縣咨諭詢度以治安徽之百姓

此于爲政順之至者也。欲不治也得乎？雖然。彈翼者改弦而更張之必其聲之和于前而後不負所以改弦之意元末置十三行中書省于諸路添設平章明代改爲布政司蓋卽所謂使相者是也以甚尊之職而又裒然爲開府之首其將何以副之必也如工居肆如尉廡臂使改歸之效確然可指而後此心卽安否則其在近也又何異其在遠也後來之君子當思此言

醉嘯軒記

醉而嘯醉宜嘯而醉嘯宜環流于二者之間庶幾古達者也功園主人作醉嘯軒華不移雕鏤樸不虞佗侈窈絃索者投梵格五者靡不曆至能醉則醉能嘯則嘯主人亦聽客之所爲辛卯冬予過蘇州主人爲軒索記爲記飲余余不能飲何以醉不能歌何以嘯不醉不嘯又何以記軒然夫醉與嘯之義有一二聞于師者按嘯旨十五章曰疋曰叱其法今絕矣惟醉人如雲法似不絕然而心醉六經者少則猶之乎絕也吾願遊是軒者能酣典墳則醒亦醉能和心聲則嘿亦嘯若夫瞢瞢然醉

而已矣。噭噭然。嘯而已矣。殆非主人意耶。謂余不信。請質之軒。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人聲噭噭闇者手一物入曰皖人畜馬馬負鹽車死剗之腦有骨若山峰殺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聞隨園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諦視亦贍也謝之去居七何陳生麥戶入曰昨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者是也今王侯上廐其莖香其披錦障者寧得有應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死死而不能知載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去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

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墮之而遠。詢數百里外。予于拾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輒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于此。數日間爲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于淹沉已極。計無所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分畧一表。明嘻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史公張秋治河記

乾隆十六年夏六月二十八日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
瓴而下出延津逾長垣東明達齊魯壽張東阿等郡川
瀆來滙如馬逸不止秋七月二十日水穿張秋之掛劍
臺而東山大清河入海當衝者城不沒三版民恠恠無
措號泣者相環諸河官色變而言傀或請塞掛劍臺口
或請掘麥田下疏其流或請貸百姓金廳自遷兗沂道
史公抑掌止之下令曰築南北隄二百丈毋稍違緩成
水不左右衝民稍安公乃上書總河顧公曰掛劍口已
爲江河矣黃流稽天隄根茫茫將焉置土石欲挑濬者
此刷彼淤畚鍤無所施夫上源不斷徒急下流是屋梁

之崩而輔以數杙之支不缺則收爲今計宜聯豫東兩省爲一局急塞陽武咽喉既斷流乃從事于東東所漫處宜棄故瀆開新河易西岸爲東岸旁築兩隄如翼東而張之增二壩遏水北行如此則河力漸退功可成有他變某請身當之書上當事者壯公言報曰可公乃駐節河上轉巨石仆大木審形司馬別駕行飭料丞若尉行冬十一月十一日塞陽武日十二月朔黃流絕坡河積水消再四日告成清流如鏡水波不揚萬姓曲踊百貨魚貫費帑一萬有奇是役也徵史公幾殆袁枚自陝豈矜而自功耀後人哉然通變之用多所參證則詳而

益明昔趙充國屯于邊封上文書曰須爲後法余慕古人之用心需子之筆墨將使後之治河者有所考也
枚曰諾遂紀其實于碑

俞氏義塚碑記

周禮蜡氏掌除恤有死于道路者埋而置揭焉又族師十家爲聯五人爲伍使相葬埋古制民之產名山大川廣谷無禁地公地也恣民之所使之敬送死無憾今任土之法廢矣尺寸皆民私也流離之氓天爲鬼歿橋死於中野橫陳而已誰能無殘虐士而損所有以仁其類乎丙子歲江南游飢札瘥天昏鶴鬼相望捐瘠者焚如者漂溺者蠅蚋之所姑饑者屬於道俞子曉園以爲大戚施櫬千餘地百畝聚遺骸而掩諸幽望之翠然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囊而歸如旅人成羣得安宅焉鄉里感之有司諭之朝廷旌之曉園亦仁矣哉曉園又來曰

余新安人也。買遷江寧去住無恆。弗告茲舉於邑長廬。
有奪其界者是爲善不竟也。請牒地若干輸于官立精
文善法。俾傳永永無極。吁。曉園非獨仁其智且足用也。
余考春秋晉鄭之間有隙地。日玉暢頃邱齒戈錫子產
與宋人盟曰勿有是及子產卒宋人取錫遂尋干戈。又
周禮墓大夫率其屬而巡墓厲古人之于地界或盟或
巡猶有爭者矧茲荒兆難徵子鬼非曉園意思深長他
日者且湮且紊且侵削且銚萊雜下寃伏陵窘爲枯骨
祟矣。欲世世萬子孫毋變宜詳區界而勒諸石。凡核得
塚長一百七十六弓二尺寬一百三十四弓。其存爲捨
櫬費者中有熟地廬舍按年收子利四十餘緡。

江寧府題名碑記

代陶公作

守官如守舍然前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後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其後此居者不可得而知也其前此居者則遞遷屏列如表之示日鼓之語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與不善疇非吾師此古人官解題名之所由昉也江寧據七縣冠九府州于古爲赤縣畿望之全我朝聖人御世百四十年勤民恤功尤重二千石之選課最者擢之擣度者黜之久俸者召見之吏治蒸蒸光于古矣予量移來淮眠其氓之華雖俗之康艾常喟喟在文献缺然竊不自揆謹考順治元年以來得四十五人

書其姓氏爲之扁表嗟乎此四十五人者或久或暫或
賢或否或騰而遷或墜而顛迹雖不同而要皆懷印貳
紱臨民帥吏先余而居此者也卽其在位之歲時以考
其政治之得失思齊乎自省乎目及之而欽耳聞之而
聰豈徒作區區之甲乙鈔同官錄觀哉昔尹鐸拜晉陽
委上以爲師保魯共王盡先賢于壁以自勉二人有心
先我而待後來之君子將有燧子斯舉亦將有感于斯

漁隱小圃記

吾宗有賢曰漁洲居士居士有園曰漁隱小圃在楓橋之西袤廣百弓客之往來於吳會者可以泛航而至去年予初遊日見有所謂無隱山房者倣山谷答長老之旨植桂甚繁足止軒者僅容二人膝語甚奧燕睇堂者長屏重櫳可以張飲會賓甚恢宏列岫樓者遞穹隆巖岩諸峯其曠其他館曰鳥催閣曰來鐘亭曰小衡山池曰戲荷率皆圓峯紅流有虛巖晃漾之觀漁洲告予曰此外舅盤溪王氏之故居也沈文憲公與一時名流賦詩于此石刻尚存予聞之慨然蓋盤溪與予交文憲與予同年二人存時予尚不知有此園也夫世之以園

傳子孫者多矣不逾時遭其毀棄當時賓從或辟睨於頤垣敗瓦間漁洲不獨能爲盤溪之閭增榮益觀兼能使盤溪之故人補其從前未到之憾此其才且賢爲何如君子嘉夫閭也尤嘉夫居是閭者也惜予識盤溪晚識漁洲更晚不獲與石上諸賢同時賦詩又遠隔白門未能屢至心殊拳拳然而閭公地也亦私舍也夫已氏得之孰若吾友得之孰若吾宗得之毛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矧有知必當相昵文其願求非我而誰宜漁洲作記之請嚴乎如有急色耶

記句容叟

舟過燕子磯泊古寺有叟訓數僧貌陋而古鬚髮墮落高吟所作詩齒缺不能音揖而問之曰叟其有道者歟曰余非有道者累於道者也詢其姓曰趙句容人母孕之卽不如輩九歲齒缺肉幅遂絕之齧不娶年十九母亡慕茅山三洞爲神仙居絕欲得之化然從三人而行裝糧趨洞所洞冥然黑人倒卧作蛇行以進叟先入墮水幸淺無所傷二人者秉燭繼之蝙蝠啞啞萬數如大片黑雲來撲火火滅共一毒虺長三四尺狂走有聲三人皆畏聯衣帶行山根觸頂礙眉石乳雨下訖不得住又五六里得坦穴聞鐘磬鳴大喜奔之石罅水所爲望

如黑海昏霧杳藐波浪大作不可窮也鑑盡滅且飢爲是慘而止從原徑返行且卧迷無所復聞人聲如天外呼者則三人之戚友具麥飯紙錢號於洞口也牽以繩三人同上見青天如得故物人間已三晝夜矣叟歸學茹氣呼喚法于三人中最爲長年卒衰廢與他老人同無所名一錢乃教小僧匱飲以卒日自悔空然慕道幾死穴中嗣後有猛擊而道神仙者以爲妄言非矣

江寧訓導廳壁記

校官官最卑俸最薄廡廝最庳其長如是其貳可知江寧訓導署有廳三楹爲前明祠周忠節公所來官此者率僕壺脩集賓僚于其間非樂神人之襟居也姑舍是而無以爲居也曹君裁衣莅茲未久邑之人興修學宮改祠周公于明德堂之右于是三楹廓然始爲君所有君庇治之平其斂陷增其棟枕於梁酒掃歷書前人姓氏而屬余爲記鐫兩石陷之壁間余按老子云與物且者其身不容言君子不可與物爲苟且也是以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曹君本名家子結髮東修僧然思有所建立使周祠不遷吾知君必佛期養力

別創禮堂以與諸生講習而况事與時偕先賢如有意以讓之哉雖然力不足而強爲者殆身不勉而旁求者勞棲官所入甚微倘物土仍溝陳之無藝則功必難就又或出位越思求助于人人必掉磬之捉搦之功亦未必就曹君旣不肯薄其官視如傳舍而又未嘗旁呼將伯以僅其廉卒之室苟完而道大適此一役也予以見天下無不可斬之地無不可勉之官後之坐是廳者俱當健其次而賢其志也廳之前有榆甚古有竹甚冗有栢有柳甚稚有池甚洼澗將次第葺之各因其質以成其美則教士之法亦于是乎觀

江安糧道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題名始于漢光和四年而官廨題名厥惟唐始予守江寧仿唐人故事考前人姓氏而書之旋蒙天子恩擢江安糧道之職循例以書曷敢以後按國初劄授副使一員攝全省糧務順治五年改設糧道轄江安徽寧滁和等十府四州自後或裁或置或兼分巡或專督運或添設庫大使或運快並僉雖時時小更而要之擇米慎察吏廉督漕勤僉丁公四者具則監司之職盡焉唐劉晏爲轉運使見一水不通思荷鉢而先行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登有味乎其言實獲我心矣雖然邦伯侯牧民事紛如供職大難糧道則漕糧一端而已中才循

循僉能催程趨限輦粟京師。本朝四十三官鮮以不職聞就其中只周櫟園王樓山二公聲稱隆隆考其敷施了無他異可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嗟乎誰無名姓能使後之人僥指及之而愴然若有所慕此其故豈在出身爵里之間乎然非出身爵里則其人亦莫得而詳也合備書于左